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丁亥。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上海僻處一隅。勢如累卵。而該處華洋商賈輻湊。餉源甚裕。近聞兩月之間。洋稅已收至八十萬兩。如能協力保全。得人而理。於餉需籌濟。定屬有裨。且能緩急就近應手。著曾國藩。左宗棠。悉心籌畫。於將來進攻蘇常一路。亦必有益。至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惟利是圖。一有事機喫緊之時。往往坐觀成敗。若欲少稽其功。必至要結多方。有情理所斷不能從之處。昨因薛煥有據蘇省紳民公呈稟請借洋人勦賊之奏。當經從權諭令該撫熟計。以期無拂輿情。

諒該大臣早能洞悉。洋人既不足恃。仍須該大臣酌派名將。勦兵前往。方可萬全無患。

癸巳。江蘇巡撫薛煥奏。上海洋涇濱西北兩面。經英法兩國與署藩司吳煦會商。定濠築牆。以顧洋商貿易之地。此次辦理防務。察英法文武各員。頗為出力。惟賊勢眾多。若當危急之時。深慮其游移袖手。致蹈甯波故轍。查洋人生性好勝。喜爭顏面。儻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一語。為其協助防守。必可壯我聲威。前者江浙兩省紳士與英國參贊巴夏禮等會商。借師助剿。臣已據情具奏。懇候

諭旨進行。近日該紳士等因事勢危迫。擬與該國官商設局籌防。

上海本係通商地方。中外自應同心保護。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與英法二國住京使臣會商定議。並予溫言獎勵。俾各鼓舞奮興。至松江各防軍餉。以稅釐為大宗。遇有倉卒要需。時向華洋各商借貸應急。現據吳煦稟總計積欠為數已多。旬日以來。各路梗阻。商販裹足不前。上海市無貿易。以致釐捐絲毫無收。軍餉來源已斷。而華洋商人欠款無從籌還。以後更難與之那借。不得不籠絡洋人。使之樂為我用。庶於大局有裨。

薛煥又奏。十二月二十一日。大股賊由蘆溝河兩岸直撲吳淞鎮。北岸之賊。竄至泗塘口。南岸之賊。竄至吳淞對岸。

之西擺渡。又由南面繞至對岸周塘之東擺渡。我軍水陸
夾擊。轟斃馬隊甚多。該處係各國商船出口要路。本有法
國輪船住泊。並在陸路建有砲臺。該國兵頭見逆氛甚熾。
同時水陸均開大砲。賊匪死者無算。始由江灣一路竄逃。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春浙江紳士呈請借英法官兵
勦賊。當經諭令該撫督同該紳等酌量辦理。茲據薛煥春賊撲
吳淞口。經法國輪船協同水師擊退。請飭總理衙門與英法住
京使臣將借師會勦商定。俾洋人益形鼓舞等語。浙省賊匪悉
眾東竄。奉賢等三廳縣不守。上海情形實屬萬分危急。借師助
勦一節。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商酌。現據薛煥春與

法文武各員願為出力。且法國輪船為我開砲擊賊。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徵。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而逆賊偽示內。乃有上海貿易之洋商去歲在蘇已有成約。兩不相擾。償救抗賊。則是自取滅亡等語。是不獨以通匪汗蟻洋人。且意存威嚇。想洋人見此。亦必願為我出力。自明心跡。亦何肯袖手旁觀。甘於畏憚賊匪。致形孱弱。軍務至繁。若必俟總理衙門在京商酌。轉致稽遲。所有借師助剿。即著薛煥會同前次呈請各紳古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剋日辦理。但於勦賊有裨。朕必不為違制。其事後如有必須酬謝之說。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至江北及閩廣調往師船均為勦匪而設。並著薛煥知照。

洋人庶免疑戒。

丙申。

諭內閣薛煥奏。逆匪竄偏滬。活存滬。英法文武各員。協助勦辦等語。據稱。逆匪直撲吳淞鎮。復擾及東西觀瀆。官軍奮力攻擊。該處適當法國輪船住泊。並陸岸建有砲臺。水陸開砲相助。斃賊無算。其上海城垣等處。亦經會同英法文武各員。完濠築橋。籌商防勦。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在上海幫同勦賊。尤見真心和好。克盡友邦之誼。仍著薛煥督飭官軍認真防勦。力掃賊氛。嗣後英法文武各員。續有協同助勦之處。均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不得沒其勞動。以彰中外和好。同

心協助之意

署黑龍江將軍特善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奏。等
所屬地方。惟呼倫貝爾與俄國接壤。邊卡最多。該處額設
副都統衙門總管一員。原為專司西北一面地界。等因。該
處地界遼闊。且距省較遠。疊經嚴飭該總管珠勒格納等
督飭各該卡官認真巡防。不可稍懈。本年十一月十三日
始據該總管報稱。沐汎員查得距巴彥珠爾九等五處卡
倫。百八十里至五六十里有俄人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
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並有偷挖地窖七處。並無俄人看
守等因。詳請指示辦法前來。等因。隨飭令沐委委員按照

和約善言開導。不准激烈啟釁。並告以本平夏間黑龍江
城所屬右岸地方。曾有俄人越界墾荒田。約有六畝。蓋
房一所。並割草等事。經署副都統愛紳泰隨時派員查得
遵照和約。據理剖辦。該項目承認約束不嚴。自將房地平
毀。並給有俄字將越界俄人懲辦。嗣不准再有違約越界
之事。有該處前案可循。自應執持條約。仿照辦理。面見該
夷。即善言開導。令其將所乞地審。並所割羊草自行棄毀。
以免下年再有偷越情事等因。別行去後。詎於本月十四
日。據該總管報派員往見俄官。尚無不遵情形。承認各處
所堆羊草。係俄人越界偷割。搬取遺剩之物。願將各處羊

草擬取淨盡。並將地窖平毀。該總管等即准照辦理等因。詳報前來。等因。伏查該俄人搗旋性成。貪詐無厭。凡事遲漸施為。現在江左地面數千里。業已盡為所存。總因該管各官積漸因循。日久蒙蔽。以致俄人肆無顧忌。貪圖展拓。逆成積重難返之勢。已屬無可如何。茲當立法之初。和約已定。即剔除積弊。加意嚴防。尚恐復蹈故轍。僅不加詳慎。再將右岸地方任其偷越。勢必又無底止。迨該總管等於邊界事務漫不經心。致令到處越界偷割羊草如許之多。前既形同犂曠。任由千員恣情偷安。朕容偷越。仍復按月結報。迨經嚴飭查出。詳示辦法。又復任令將遺剩羊草擬

回並不令其毀棄。實屬辦理草率已極。若不據實奏辦。於邊防殊有關係。等語。著該部知道。稍事姑容。相應請旨。將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珠勒格勒先行革職。以示懲儆。等語。仍飭取各該卡官並巡查各官職名送部。一併嚴議。從重懲辦。庶可稍期整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持善營那敦德春呼倫貝爾與俄國接壤邊卡最多。該處總管珠勒格勒並不加意防範。致令俄國民人越界偷割羊草。或二三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並有偷挖地窖等事。經持善營等飭令派員前往理論。始據俄人承認偷割。願將各處羊草搬取淨盡。並將地窖平毀等語。該總管疏於防範。

已屬咎無可辭。迨與該國按約商辦。又復任令將羊草撤回。並不令其毀棄。辦理尤為草率。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珠勒格。均著卽革職。以示懲儆。該將軍等辦理此事。防微杜漸。尚屬認真。嗣後各處邊卡事宜。務當督飭在事員弁。隨時嚴密防範。不得於已經偷越之後。再煩唇舌。庶足消患未萌。至該城各營官兵。尤宜勤加訓練。以資捍衛。毋得視為具文。是為至要。珠勒格訥所出總管員缺。關係緊要。並著特著欽等秉公遴選。擇其精明幹練。並能熟悉外國情形者。酌保前來。候旨簡放。

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等前與明結會春。與俄國分界。擬將前定明年四月十三

日期會議展至七月。並由各該將軍大臣添派委員及蒙古官弁。各按本境周查等因。經總理各國衙門與該國駐京公使議定。來文內稱。擬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等因前來。李伏思該國既照依往後展期。未便再令改議。祇可即依所約趕緊辦理。復據該公使面稱。自塔爾巴哈台會齊。再分往東西會勘。未免枉歷程途。擬於會勘地界。或起或止之處。會齊順路勘議。不致多勞往返等語。經總理各國衙門面覆。以該處自有一定地方。可以會齊。咨令由李自行斟酌。與俄人會商定地會齊。查該國續約內所指。自沙賓達巴哈末處。連至浩罕邊界。係通共分界。起止

之處。應自烏里雅蘇台過科布多越塔爾巴哈台至伊犁。經過四城。蔓延萬里。若再加周查往返。齊赴塔爾巴哈台會議。誠如該公使所云徒勞往返。終年不能竣事。現在該國既遵從四月間期會。復請順由定界起止之處。隨勘隨議。所言亦在情理之中。應即專文呈覆總理衙門。先允該公使改期明年六月十五日之請。以示信義。若明年季與明騎同哈布齊賢帶領委員齊赴分界起止之處勘議。烏拉不敷使用。斷難如期趕到。又不能攜帶各處蒙古越境供支。致滋苦累。勢多滯礙難行。合無懇

恩請

旨添派科布多大臣一員。與齊暨明騎博勒果素。哈布齊暨各就
本境帶同原派添派章京蒙古官員。約定明年某月日各
與俄使在各本境起止之處。會齊勘議。並請由總理衙門
向該國公使商令該國亦添派俄使一二員。分作西北兩
路使臣。與齊等分界會議。方不致愆期失信。且事後各有
專責。可期日久相安。溯查分界起止。沙賓達巴哈末處為
烏里雅蘇台起處。至阿拉坦淖爾為止處。即科布多起處。
至輝邁拉烏為科布多止處。即塔爾巴哈台起處。至津吉
里克為止處。即伊犁起處。至呼布什浩罕邊界為伊犁止
處。以上四城邊境各有起止。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城

為北路。塔爾巴哈台伊犁為西路。亦各有起止之處。擬請
仍照。等與明。請前次議奏。必先勘明我境。覈准與圖。須令
原派添派各委員。往前展改查勘日期。均限於三月中旬
即各赴本境。周查。擬定圖說。各呈請。等。覈准。等與添派
之科布多大臣。督同勘定。於六月十五日前。同至阿拉坦
淖爾會齊。約定俄使在北路烏科二城適中起止之處。據
圖會議。明。請。博勒果素。亦督同勘定。於六月十五日前至
津吉里克。與哈布齊賢會齊。約定俄使在西路塔爾巴哈
台伊犁。適中起止之處。據圖會議。兩國西北兩路。俄國欽
差及我

國

欽差議定後。卽各就近互換信約。據以建立界牌鄂博。不難剋期
蒞事。以完通案。如此分爲四段。復勘約在兩路會議。庶可
踐期會於臨時。更可專責成於事後矣。

仰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

辛丑。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江浙逆匪糾眾數十萬。併力東趨。奉賢南
匪川沙廳縣失陷。上海情形危急。薛煥有應辦地方公事。及各
國通商事務。不能專意防勦。馮子材著卽前赴上海統率各軍。
務當加力整頓。以戰爲守。勿使我兵勇與外國人稍有嫌隙。蘇

省紳士呈請借助洋人。並續據薛煥奏洋人助勦。懇予溫言獎
勵各情。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再三激勸。意頗推悅。
發去明發諭旨一道。即著薛煥宣示。所有通商聯絡事宜。薛煥
務與該紳士等一氣呵成。妥籌駕馭。使馮子材得以激勵各軍。
奮勉國功。庶不致為外國人所笑。是為至要。

甲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於上年六月間。曾
以賊氛未靖。力求制勝之方。因與總稅務司赫德論及購
買外國船廠之事。據赫德稱洋藥一項。如照所遞之單。徵
收華洋各稅。於進口後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地方官
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稅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

宜。歲可增銀數萬兩。此項留為購買船礮。深足裨益。當令將船礮價值分晰開單呈遞。並經專摺奏明。敬俟其價值開明後。卽請於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籌款購買。俟將來洋藥票稅。收有成數。再行歸款。並給赫德劄文。令其購買運到時。卽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惟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各事宜。應請

飭下官文曾國藩等豫為熟計。一俟運到。卽請

旨辦理等因在案。嗣據赫德開單前來。臣等查其單內所開。計置買烏槍火箭車礮槍刀。及大中小三樣輪船。及煤炭等項。共需銀八十一萬餘兩。雇募外國官兵船戶管輪水手等

人共需工銀四十八萬兩。又挑選演習官兵一萬名。又輪船十隻。須用中國水手八百餘名。以三月計。需費銀約三十萬兩。通計需銀約一百五六十萬兩。臣等以其需費太鉅。恐各關稅項未能如數抽出。且查單內所開應雇外國船戶等。多至數百名。與前言祇須雇用兩三名。司舵司碇之說不符。因與駁詰。據稱因事急時。恐內地人不能熟習。故非多用外國人不可。臣等以其人數究竟太多。况如鳥槍手槍刀等。皆非制勝必需之物。因復與赫德片開一單。覈減至八十萬兩。赫德時將赴滬。因稱俟伊到滬時。當與薛煥商辦。旋據赫德由滬來信。聲稱據薛煥云。如祇須

八十萬兩尚不難於籌措。若由總理衙門行文分派粵海關籌銀二十萬兩。閩海籌銀十萬兩。廈門甯波各籌銀五萬兩。江海一關亦應籌銀二十萬兩。以備購買等語。臣等以此言出自赫德一面之詞。恐不足信。當於十一月內函致薛煥。詢其是否果有此論。即行確查聲覆。以便辦理。嗣以薛煥久未答覆。又經函催。茲於正月十六日始據薛煥覆稱。購買外國船廠亦多流弊。即如從前所買外國輪船。咸豐十年間正在急需之時。英領事忽將外國水手舵手。破手悉行撤回。不准為中國駕船。竊賊大為掣肘。現在購買外國船隻。深恐仍蹈前轍。但如事在必辦。亦當盡力籌

持銀兩等語。臣等伏思該撫所稱咸豐十年間。外國將所買輪船。忽撤水手等人一節。查彼時正值天津與外國接仗。彼此相持。是以不願彼國人為我所用。今既換和約。與十年間情形不同。即使雇用彼國人駕駛。諒亦不致再有掣肘情事。況赫德前曾言及如買輪船。亦不必定用換約各國之人。務換約各國各口。皆有領事官。少不如意。即未免心存挾制。臨時反多掣肘。不如用未經換約各國之人。彼此無隙。可以終為我用等語。即接薛煥奏報。現在上海打仗。亦係雇募呂宋二百人。幫同出力。並有受傷多名。則赫德所言非盡無因。將來購船時。若亦雇呂宋等國人駕

駛更不致有臨時掣肘之慮。現在浙江杭甬夫守。難保該
逆不為海上縱橫之計。是南北各海口。處處皆萬分喫緊。
斷不可稍事因循。以致貽誤大局。既據該撫聲稱。如事在
必辦。亦可盡力籌措。諒該撫必係確有把握之言。除甯波
一口。不能責其照辦外。相應請

旨飭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粵海關監督於粵海稅項下籌銀二
十萬兩。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福州將軍。於閩海廈門稅項
下籌銀十五萬兩。以備江蘇巡撫吞取應用。至駕駛輪船
之人。既據赫德稱恐事急時。內地人不能熟習。人稱此等
人頗佳。用未經換約各國人。可以為我所用。且現在薛煥

上海打仗亦係雇用呂宋人幫助。深為得力。是無約各國人之可用。已有明証。臣等以為此項駕船之人。似不如徑用呂宋等國之人為妥。此層應令薛煥與赫德臨時相機辦理。惟此項船隻。有兵船貨船信船之分。信船最小而貨船較笨。均非可資禦侮之物。前據赫德云。南省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已經廢棄。殊為可惜。此次購買。必須查明確係兵船方可購買。臣等仍一面剴飭赫德。令其遵照辦理。俟購買運到時。交江蘇巡撫查收應用。天津大沽一口。密通。

京畿尤關緊要。惟據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稱。該口並無停

泊在彼輪船。無從購買。應令江蘇巡撫於赫德購齊運到。後酌分數隻。駛赴天津。以備北洋防守之用。毋得稍存吟域之見。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杭州甬波等府失守。沿海各口宜加防範。諭令薛煥等將購買外國船廠速籌辦理。茲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購買船廠銀兩。與署總稅務司赫德覈計。約需八十萬兩。並據薛煥函稱。如事在必辦。當盡力籌措銀兩。請飭該撫趕緊與赫德商酌購買。並請飭閩粵兩關分籌銀兩。兩江總督撥沐官兵。前往上海聽調等語。逆匪於甬波海口擄掠釣艇。沿海地方均形喫緊。所有購買外國船廠最需銀八十萬兩。尚

屬力所能辦。未可再事因循。現已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飭
赫德赴滬商辦。並鈔錄單開船噸價值。飛咨上海等口。即著薛
煥督飭該稅務司。將應購船噸軍械等項。為購買。其船隻務須
購覓兵船。不可以貨船充數。其駕駛輪船。應否雇用呂宋
等國之人。以免臨時扶制。著薛煥商令赫德相機辦理。至酌配
兵丁及統帶大員。著曾國藩於水師官兵內。遴派得力鎮將。並
兵丁等聽候調遣。一俟船噸購齊。即行赴赴上海等處。以資防
禦。現在北洋防務尤關緊要。並著薛煥於購齊後酌分數隻。駛
赴天津。毋許稍分吟喘。應需價值銀兩。著勞崇光於粵海關稅
項下籌銀二十萬兩。文清慶瑞瑞璫。於閩海關廈門稅項下籌

銀十五萬兩。以備咨取。其餘銀兩。卽着薛煥於江海關稅等項下。趕緊籌款。應用。其關粵兩海關所籌銀兩。現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文各商。辦理洋藥票稅。俟徵有成數。卽為歸補各關之款。以昭敷實。事關海疆要務。該督等務須協力同心。迅速會同辦理。不得稍存意見。推諉遲延。致有貽誤。原摺着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人奏。據崇厚函稱。批天津存營兵三百名。各等因。詳加酌量。英國既願教演中國兵丁。所需教演費用。每月僅需銀二百餘兩。尚屬易辦。且藉此查看外國營伍虛實。於事亦屬有裨。擬卽飭令崇厚照辦。至由京冰往兵

丁原擬二百名。此項兵丁專為學習外國技藝。將來英國能否盡心教演。尚未可知。是以未敢如數揀派。現由火器

營健銳營

國明園八旗等三營。每營揀選兵丁各挑四十名。每營片冰章京二員管帶。共挑京兵一百二十名。章京六員。以備赴津訓練。惟是此項官兵係與外國教練。必須衣帽整齊。方足外觀有體。公同商的。每員的給整裝實銀十兩。每兵給銀八兩。已備文戶部領取。於本月十六日傳齊各該營章京員領。並於順天府量販物價項下提銀一百三十二兩。給每官二兩。每兵一兩。作為車價。定期二十日起程赴津。

統歸崇厚節制。與英國武官認真教練。其官兵到津後錢糧。前與崇厚商議。每官每月十六兩。兵六兩。不再另給月米。其銀即在天津釐捐項下提撥。覈實支放。

仰批著照所議。

恭親王等又奏。據英國公使威妥瑪屢稱。如欲北洋海口完固。莫如將豆貨開禁。則商賈輻湊。外國不能不保守該口。旋據英使卜魯士照會前來。詳論洋商販豆一事。禁之無益。開禁無損。並稱如各口商船雲集。該國無不協力保衛等語。臣等查天津和約禁止洋商販運豆石出口。原因恐分中國商船之利。並有妨民食。現值南方不靖。賊勢方

○沿海口岸兵力尚單。外國如能協防。亦可稍張聲勢。且外國人情叵測。儘必力為拒絕。彼因不為我用。勢必轉而與賊暗通。時勢多艱。似亦不宜因小以誤大。復查洋船販運豆石。原以壓裝回南。並非運出外國。其於內地民食亦無大損。現欲資其協衛。似不得不略從寬大。以示羈縻。可否即照所請辦理之處。臣等未敢擅便。謹繕摺具奏。如蒙俞允。臣等行知海疆大吏。令其張貼告示。將該使效順輸誠。協力保衛之意。宣示中外。即使未必實力保衛。亦可借此虛聲。以離間其暗中通賊之謀。似於海疆防堵事宜。不無小裨。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准軍機處交
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祖等具奏。籌議查勘西界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單併發欽此。臣等查俄國續約
第二條。內載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
之流。及現在中國常住卡倫等處。及雍正六年所立沙賓
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齊魯淖爾湖。自北往西
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第三條
內載西邊自沙賓達巴哈至浩罕中間之地。設立界牌之
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西
界查勘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各等語。

臣等於上年准俄國照會。西界查勘。擬明年四月十三日。在塔爾巴哈台會齊等因。當經行文該大臣等遵照。茲據該大臣等奏請將會議日期再與展緩。且請頒發圖較。並以分界關係過重。臚列豫商事宜五條。開單請

飭總理衙門覈議各等因。臣等悉心酌覈。就該大臣等單內所擬五條。分別覈議。恭候

訓示遵行。

一分查復勘須添派委員一條。據原單內稱該國至浩罕地境。袤延萬里。其中僅有沙賓達巴哈齊桑淖爾特穆爾圖淖爾三處地名。今據庫倫查復沙納奈係恰克圖地方。

原立有俄國界牌。但其未處無考。從此至巴揚布拉克卡倫。係烏里雅蘇台所屬。則科布多一帶。為其經由無疑。揆其地址。必與唐努烏梁海。吐爾扈特。杜爾伯特等處家古部落毗連。若派人往查。必須添派烏科二城章京。並家古官員數人。會同前往。方可於事有濟。擬俟李明誼回任時。與參贊大臣平瑞。錫霖等。公商添派兩處章京一員。家古扎薩克總管各一二員。奏請。

簡派。伏查領隊大臣博勒果素。於邊卡情形素所熟悉。請旨添派幫同辦理。至伊犁委員僅哈布齊賢一員。擬請

飭下伊犁將軍添派章京二員。會同查勘等語。臣等查與俄國會

勘西界自恩先將地址履勘明確。方能與之會議。既據該大臣等奏稱領隊大臣博勒果素熟悉邊卡情形。並稱伊犁委員僅哈布齊賢一員。自應請

旨添派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幫同明誼等辦理。並請飭下伊犁將軍。再行添派熟悉邊卡章京二員。前往會同查勘。俾該大臣等得收指臂之助。

一分界履勘須緩日月一條。據原單內稱卡外天寒。凍早消避。必待春盡夏初。方能前往。擬令各該委員於立夏前。即各赴該處周查。限於六月內竣事。各將地圖貼說繪呈備案等語。臣等查邊卡地方天氣原與內地不同。但查勘

事關緊要。若遲至夏初方能前往。未免為日稍遲。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等傳令各分界委員。於二三月間即行分赴各處
詳細查勘。限於六月前竣事。各將所勘界址繪圖貼說。持
與會議。該委員等均不得草率從事。貽誤事機。致干叅辦。
一復勘必須請頒舊圖一條。據原單內稱。溯查伊犁舊案
載有乾隆二十五年伊犁大臣阿桂奏請頒發毗連哈薩
克布魯特地圖一疏。經軍機繪竣。奏准頒發在案。迄今橋
案不全。圖誌無考。此項圖誌。雖非俄國分界憑據。然中外
交界諒自分明。即可藉與俄人比論。請

旨飭下理藩院內閣兵部。即將此項與圖頒發。以備交各該委員

等。搗往查覈片繪等語。臣等當卽行文各該衙門。咨取前項地圖去後。旋據理藩院咨覆稱。並無前項地圖。嗣經臣奕訢由內務府檢出伊犁回部圖一張。天下全圖一張。內載有沙賓達巴哈等處地名。於查勘西界尚為有用。隨飭內務府造辦處各照繪一分。俟繪就後卽由驛發交明誼等閱看。臣等伏查會勘西界一事。按照條約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起。遠至浩罕邊界為界。中間經過烏里推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四城。疆域袤延。不啻萬里。將來該大臣等復勘明白。尚應照約設立界牌。而設立界牌之事。關係甚重。其分界起止之處。約內載有地名。尚易辦理。至

其中毗連蒙古及哈薩克遊牧之處。應如何設立界牌。方不致有礙遊牧。約內並未載有各段落立界地名。臣等無從懸定。應令該大臣等於設立界牌時。妥善辦理。勿令該國任意侵越。是為至要。

一按條約與該國從我境內卡內分界關係甚重。不敢擅專一條。據原單內稱。查約所指自沙賓達巴哈末處。至齊泉淖爾。持穆爾圖淖爾。至浩罕邊界為止。查沙賓達巴哈。至齊泉淖爾。持穆爾圖淖爾。距烏里雅蘇台。過科布多。至塔爾巴哈台。經由哈薩克。希魯特。並毗連土爾扈特。杜爾伯特等。十餘處蒙古部落。彼並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恐

其任意侵占。有礙遊牧。止可於會議時與之據圖理論。若持穆爾圖淖爾。則在伊犁邊內。至於齊彙淖爾。則明明在塔爾巴哈台。輝達拉。危等三處卡倫之內。若自此議分。不持占踞我國之邊界。恐將中華原設之卡倫。更被其包入。勢難任其侵越等語。臣等勘分西界原定條約內。係從沙賓達巴哈之界碑末處起。往西直至齊彙淖爾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今據該大臣等奏稱。沙爾奈嶺。係恰克圖地方。原立有俄國界碑。但其末處無考。所稱沙爾奈嶺。是否即係沙賓達巴哈。原奏內並未聲敘。應令該大臣再行詳查。以昭慎重。至所

分之界。經由扎薩克。希魯特。並毗連各蒙古部落。若令其
任意侵占。不免有礙扎薩克及蒙古遊牧。該大臣會議時
自應與該國據圖理論。至齊彙澤爾。既查明在塔爾巴哈
台。輝邁拉。危等三處卡倫之內。若自此議分。既慮占踞我
國邊界。且恐中國原設之卡倫。更被其包入。是斷不可任
其侵越。但如指明不許其於此立界。該國又得以條約既
定為辭。不免藉端餽舌。該國人之性。向來得步進步。凡事
關分界。難保該國不有意欺蒙。為日後侵占之計。該大臣
等。膺此重任。務當悉心籌畫。慮出萬全。將來會議時。固不
可徒事紛爭。致啟邊疆之憂。亦不可稍事遷就。使遂侵占。

之謀。辦外國事。能以不明不柔處之。則該國亦無所用其狡詐矣。

一俄國所定會議月日。須往後展緩一條。據原單內稱。前准總理衙門行知該國議定於四月十三日遣使來塔爾巴哈台會議。今既奏請分界履勘。若不將舊界勘明。曷定無憑。與之分界。各該委員四月間出卡爾查。至快亦須六月內方能查備。繪圖貼說。始得據與會議。若照原定四月十三日。斷趕不及。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即與俄國住京公使議明。於七月之內商准日期等語。臣等當卽照會該國住京公使。已留捷克去後。茲

據稱該處地方嚴寒。八九月間卽有雨雪封山。定於七月會勘。恐不能竣事。擬酌改展會議之期。不過六月十五日等語。業經行文該大臣等查照辦理。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十三日准軍機處交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會勘地界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欽此。臣等查會勘西界一事。既據該大臣奏稱。自沙賓達巴哈達至浩罕邊界。經過四城。袤延萬里。該大臣擬請分為兩路周查。係為迅速嚴事起見。自應准如所請。惟中國既擬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周查。

則俄國亦應添派分界官員。屆期分路前往。方可會同勘
議。當經臣等照會俄國去後。茲准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
該處地方情形。仍應交兩國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細查
勘情形。彼此商辦。除將照會鈔寄西悉畢爾總督外。仍請
行知二位明大臣。令其將如何辦理之處。照會塔爾巴哈
台領事官。轉行本國查勘分界大臣。以便會議等語。臣等
擬即行知該大臣等查照辦理。至該大臣奏請添派科布
多大臣一員。與該大臣同赴烏科二城會議之處。應請於
科布多參贊大臣錫霖幫辦大臣奎昌二員中。恭候
欽派一員。會同明辦。

御批著派錫爵會同明誼等妥為辦理。

丙午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奏。於十月初七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本衙門現與英國卜大臣議定長江暫行章程十二款。又各口通商章程五款。即希該督妥為覈辦。庶與條約相符。而課稅不致有虧等因。詳加參覈。并揆諸地方情形。諸多窒礙。僅一意遵行。流弊無極。長江通商伊始。不慎之又慎。後即欲改。其跡已陳。蓋其中有專為上海計。而未為通商三口計者。有專為洋商獲益計。而不為內地稅餉計者。照章辦理。則長江無可立之關。無可徵之稅。並無可查之節。長江二千餘里。一任自來自去。毫

無覺察。各領事官堅執第七款不容盤查。以違各商偷漏之計。既失利源。入夫政體。不特弊實百出。亦且後患無窮。查自洋商入長江後。內地貨物日漸昂貴。華商生計頓減。釐稅日見短絀。目前大有礙於軍需。後日更為民生之害。長江之利既為洋商占盡。長江之稅人為洋商漏盡。緣販運往來。洋貨少而上貨多。既不准收稅。又不准照條約查驗。沿途各處。既可隨意銷售。並可由狼山福山直出海門。不必迂途繞至上海故也。今稅歸上海一處。目前似覺較旺。然把長江各省各關之稅。匯注一處。出口貨稅。則大虧矣。將來洋商任意往來。日見偷漏。恐上海未能久享其益。

必至無術可割。所得不償所失。况上海數十里之外皆賊。安能保無弊竇。頻年兩湖安徽血戰之師。久已望餉若渴。以為漢關開徵之後。餉需無虞。匱乏得以盡力東征。迄今關稅尚未議定。即收子口半稅。而不抵釐金之一二成。求盈反絀。皆由上海之未能洞悉長江情形。為十二款五款章程所限故也。即如赫德所稱長江之稅。不由上海代徵。而歸於九江漢口自行收徵。則洋船皆繞無關之處偷越。則漏稅多矣等語。查漢口九江直抵鎮江。江面數千里。雖多支港湖汊。均不能駛出外洋。該船從何繞越。若謂上海為外洋。進長江總口。查上海係由洋面過途而入。非長江

總口則置狼山福山於不問。洋船出海入江聽其自由。豈必欲迂至上海納稅後再進長江而至漢口。洋商雖馴順恐不若是之愚。卽英國於上海有所稽查而他國未必皆肯本行也。該稅務司赫德亦未熟悉長江形勢。意存迴護。洋商地步均所不免。去歲通商已及一年。由漢口發去之驗單不下數百張。從未見上海徵回查對。聲氣隔絕。江蘇撫臣薛煥雖名為辦理長江各口通商事務。而僅辦上海一處。至九江漢口情形從未過問。議及利弊則洋船由長江直出外洋。不待上海不得而知。其曾否到港卽漢口亦無從得悉。若由外洋直入長江之貨船可抵漢口。而上海

亦不得聞。時下洋船抵漢口。並未肯呈出上海照票。其在上海曾否納稅。無據可憑。則漢口所發驗單。該船到上海亦皆未曾繳回。兩處隔膜。無從稽查。是豫存統越之明證也。且漢口設關數月。即應徵出口之子口稅。並未交納分釐。出入船隻。亦未容管關員役稽查。江口出入之貨船。更不待問而知矣。該稅司赫德來楚。僅與李會面一次。詳談長江形勢。面訂出口入口稅則。赫德均稱近理。令其與辦理通商道員鄭爾詳細商訂。赫德又未議履。託言赴粵。即行下駛。如果楚省收稅於理不順。該稅司赫德必將曉曉辯論。何至默無一言。託故他去。此中情形。難逃。

聖明洞鑒。總之漢口九江照海關例就地收稅。各清各款。按季報
部。以免牽混。可除百弊。可杜後患。可垂久遠。况洋商既新
增長。江各口岸而不納稅。無所節制。則長江處處皆可通
商。三口之說已為虛文。與天津條約別開口岸之議。更不
相符。夫漢口九江鎮江上海同一徵收稅課。原無彼此之
分。然必深究利弊之短長。通籌大局之盈絀。為經久可行
之計。此絀而彼盈。猶可言也。此絀而彼未盈。其可久乎。今
事當創始。若不詳定條約。斟酌盡善。豈能久遠通行。弇身
經目擊。竊見漢關不設。則無可稽查。將來流弊。伊于胡底。
既有所見。不得不據實直陳。非敢於上海意存吟域也。况

洋商同一完納出入口稅。於閩粵上海長江無所區別。其堅執上海完稅之議。其意重於茶葉百貨出口。偷漏取巧。不言而喻者也。如照舊行章程。則長江不過為上海虛設馬頭。毫無憑據。漢關月耗經費。從何籌支。行之日久。則漢關之稅無徵。上海之稅必絀。其中上下情弊。遠近情形。有不能不統籌全局。臚列陳之者。查第十二款內各口收稅情形。有窒礙難行之處。可隨時覈議等語。當定議之初。原恐後日情形有未能悉合之處。彼此可互相商訂。謹將逐條應議之處。並應添入各條。逐款繕列清單。並繪長江入

海圖。伏乞

聖明俯賜飭下戶部。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各國公使。再加
考訂。迅速分別更正。俾知道守以裨大局。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單圖併發。

庚戌。江蘇巡撫薛煥奏。連日迎旗濱辰山天馬山等處之
捷。華爾戰功居多。查華爾係美理駕部落人。據稱向在本
國曾任武職。嗣辭官服賈。於咸豐九年偕弟華得攜資來
滬貿易。十年五月間。松江失守。蘇松太道吳煦訪求知兵
之人。記名道楊坊力薦華爾可任。吳煦見其人甚樸誠。卽
令隨同官軍收復松江。頗為奮勇。嗣又進攻青浦。受傷力
戰。亦著勞績。上年及聞。該道因各營兵勇施放洋槍。未能

嫻熟。適選壯丁。設旬松江。練放洋槍。洋礮。卽派華爾前往。教習。並演西洋各項陣勢。半載以來。已教成一千二百名。此次疊經出隊。能以少勝多。英煦以華爾膽識兼優。頗諳兵法。所教洋槍兵勇。業已著有成效。向來外國商民不隸領事者。均歸中國官員管束。華爾曾在該道及美國領事處。崇叩。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似未便抑其傾心向化之誠。特將原委。縷晰聲敘。並請奏懇。

賞給四品翎頂。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以資鼓勵。而裨戎行等情。具稟前來。臣查華爾產自泰西。來游中土。既輸誠而內附。復樹績於戎行。可否仰祈

天恩俯予收錄。

賞給四品武職翎頂。以為慕義立功者勸。

諭內閣詳煥奏洋人協同官軍勦賊出力懇請獎勵等語。前次法國開砲擊賊。英國完濠築橋。在英淞鎮及東西擺渡協助勦賊。均屬克篤友邦之誼。此次逆匪撲犯松江。復經美國人華爾帶領洋槍隊直入迎旗濱賊營。列隊轟擊。斃賊千餘人。擒斬數百人。賊眾驚潰。復於本月初七日會合官軍進攻天馬山辰山賊營。華爾首先衝陣。所向辟易。並將賊營十一座一律踏毀。洵屬異常出力。華爾曾在道員吳煦及美國領事處稟明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迨其勦匪助順。具見個忱。華爾著賞給四

品頂帶花翎。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著薛煥傳旨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薛煥奏。美國人華爾疊次助勦出力。請賞給翎頂各等語。美國人華爾為中國教演洋槍。並於迎旗濱天馬山等處協勦賊匪。獲勝。向慕華風。誠心助順。實堪嘉尚。已明降諭旨。照該撫所請。給與該洋人四品頂翎。即著將此旨錄寄薛煥。於奉到後。宣示以資激勸。至借助西兵一節。未據薛煥奏報。日來經總理衙門與英法兩國公使籌商。據英國公使言。派兵助勦。事屬可行。惟可暫而不可常。當告以上海吉營。以備業經各路調兵。現因援兵未到。故須借助外國。一俟勁旅雲集。統

兵將帥得人。自可無須協助。至天津防務。則須俟購有輪船。兵力方厚。護使臣亦頗首肯。惟於松滬吏治軍務。頗多訾議。薛煥務當整躬率屬。以肅觀瞻。激勵將士。毋任懈弛。庶免外國人輕視。至該國雖允助餉。亦未定能否心口相應。昨許暫開豆禁。亦無非迎機利導。曲為半籠。以期得其死力。至法國使臣。則以前請將各省書院改為天主堂。未遑允許。頗為吃吃。此時雖未能任其要求。亦不能不設法籠絡。其果否助兵。尚無成說。並據該使臣言。英松開破擊賊。係法國人之事。而論旨則謂英法各員協助勦辦。頗為不平。此固洋人氣量淺隘。亦見其務求實際。不尚虛假。此後薛煥等奏報軍情。斷不可稍有飾說。至現在與洋

人如何商議。已否得有眉目。並著一面辦理。一面據實馳陳。俾總理衙門洞悉情形。可將該兩國曲為開導。其購買船廠一節。前據赫德聲稱。已函致李奉國。令於伊國購辦。現復據英國卜使照會。以從伊國購至中華。路程遙遠。緩不濟急。知香港尚有船廠。可以購買。業已剴知赫德等語。即著薛煥詢問赫德。如果可於香港購買。自較便易。其應需價值銀兩。並著速為籌備。毋致臨時掣肘。

人

諭。本日據薛煥所奏。將美國人華爾實給四品頂戴花翎。旨一道。著即錄寄薛煥。並著該撫確切查明。華爾實係在道員吳煦

及美國領事官處稟明。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如將來
美國其所藉口。卽一面將此旨。在滬宣示。一面據實馳奏。現飭
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先向英法各國使臣。在京者。豫先設法
講說明確。再交內閣發欽。以免外國有所藉口。

二月丁巳。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欽奉寄

諭。洋人之在滬者。恐不足恃。其與我和好。究竟惟利是圖。等因。欽

此。且於上年臘月初四日。接蘇州紳士潘曾瑋等信云。商

借洋兵之事。臣比覆函言甯波上海。皆係通商馬路。洋人

與我同其利害。自當共爭而共守之。蘇常金陵本非通商

子口。借兵助勦。不勝為笑。勝則復患不測。目前權宜之計。

祇宜借守港城。切勿遽揚遠略。謂蘇常金陵可以倖聚。非徒無益而又有害。既借兵守港。則當坦然以至誠相與。虛心相待。不可稍涉猜疑等語。函覆該紳。並咨明撫臣薛燠在案。頃於正月十八日。又接潘曾瑋等函。業已設立公局。會同英法二國防守上海。惟又稱洋兵調齊之後。勢難中止。不僅助守上海。並將助勦蘇州等語。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勦蘇州。代復中國之疆土。則不可。如洋人因調船已齊。兵費太鉅。勢難中止。情願自勦蘇州等處。我中國當以情理阻之。婉言謝之。若該洋人不聽禁阻。亦須先與訂定中國用兵。

自有次第。目前無會勦蘇州之師。卽克復。復亦難遽撥駐守之師。事成則中國不必感其德。不成則中國亦不分其咎。英法二國素重信義。一一先與說明。或不因見德於我。而反致生怨。

諭議政王單機大臣等。曾國藩奏。攻勦蘇常。未宜借助洋人等語。前據薛煥奏。江浙紳士呈請借用西兵勦賊。當因上海危急。諭令該撫酌辦。未據覆奏。洋人惟利是圖。難於共事。此時總理衙門與英法公使相商。亦惟以上海係通商之地。外國應協助中國防守之語。向其開導。並未令其助勦蘇常。該大臣所陳。與現辦情形。實相脗合。至購買外國船礮。或能辦有頭緒。該大臣務

邊前官符應配官兵。早為籌備。以免臨時掣肘。

戊午。湖南巡撫毛鴻賓奏。

國初海禁甚嚴。至今制度猶相與循守。如直隸山東江蘇之沙船。閩廣之烏船。必由該管地方官發給船票。沿海貿易。先驗船票。然後准其停泊。次驗報單。然後起貨。即江蘇山東沿海小口地方官私收船稅。皆如此辦理。蓋於貿易中。隱寓防閑約束之意。洋人制度。較中國尤為嚴密。臣觀通商條款所載。上貨有准單。出洋有照單。以及呈驗報單。到貨走私等件。輕則罰銀五百。重則貨併入官。可見中外情形事同一例。商人習為固然。所至均無異議。長江三口深

入內地三千餘里。乃悉毀其防難。聽從往來貿易。無所稽
查。而虛歸其利於上海。不過以近年上海關稅日有起色。
合而見多。分即見少。欲令利權總歸一處。以免侵漁。臣恐
所以為上海計者。其得甚微。所以為長江三口計者。其失
甚大。且有闕然後能有稽查。即前准鹽所設卡地。必歸鹽
政經營。未有此省設關。彼省為之稽查者。三口相距約不
過千里。分段設關。即分段稽查。照料既易。周詳聲勢亦相
聯絡。既歸併上海一關。洋船往來三千餘里。自與華商交
易。貨多貨少。各口不能過問。何從施其稽查之功。洋商氣
勢尤極張大。惟安於納稅一節。設立領事官與監督會同。

經理。從無阻難。若無權稅之權。憑空稽查約束之。卽在內地商人。皆知肆口相抵。何能施之。洋商漸而規避。漸而偷漏。而與內地商人。明比肆行。是一時關三口之利。以歸之上海。將來因三口之便。於走私。盡歸內江貿易。且並上海應徵之稅。而亦空之。人何利之有也。明者慮遠。而觀其大。臣竊憂之。三國通商條款。乃頒行天下之書。所議收稅章程。至為詳晰。並無內江與海口。分別辦理明文。以地勢言之。則長江三口。與上海一口。江路已自分歧。以事理言之。則長江三口。稽查收稅事件。尤應重於上海。內江通商章程。歸併上海收稅。實與條款所載。互相參差。所議洋貨之

稅單土貨之報單運單。辦理徒覺繁累。內江各口。實亦無所施其稽查之力。及今改圖。猶易為議。日久弊深。難謀設法補救。竊慮有所不能。現任兩江督臣曾國藩。辦理軍務十年。無寸金尺帛之贈其家。清風亮節。人所共知。若長江各口。責令曾國藩派員徵收洋稅。必能求廉幹之才。持事理之平。以昭實際。

御批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毛鴻賓奏。長江收稅章程。急宜補救。各等語。洋人惟利是圖。狡執萬分。能否如所奏辦理。尚難豫定。業經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具奏。再行知照。辦理可也。

癸亥。三口通商大臣內閣學士崇厚奏天津自去春開辦
通商以來。進口外國洋藥。照條約每百斤納稅銀三十兩。
並內地陸路洋藥。按照部議每百斤納稅銀二十兩。均已
按例徵收。惟近來內地商人販賣洋藥。實為大宗生理。去
年間埠後。李屢欲試辦抽釐。惟洋商多以中國加抽釐金。
則洋商銷貨不暢。疊次請外國領事官阻止。以致旋議旋
息。現在籌辦海防。添兵募勇。需餉孔急。於無可籌措之中。
作竭力設法之想。李親向各國領事官等詳加開導。告以
現在辦理防守。專為保護中外商民。所需兵餉。擬抽洋藥
釐捐接濟。並指出稅則條約第五款內所載洋藥一經離

○即爲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即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等語。現在商辦捐鹽。亦係向內地商人抽收。與洋商無涉。令其飭知各洋商遵照。該領事等始無異詞。現據照覆已轉飭各洋商遵照在案。○
○奉一面傳集天津販賣洋藥大宗商人十家。當面剴切曉諭。每洋藥一斤。抽捐正項耗羨各項費用銀一錢八分六釐。○
○釐到飭委員長啟等督飭該商董認真經理。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卯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寄諭滬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李鴻章。招募各營。刻下既已成軍。若由陸路。經行粟縣和舍。恐多阻滯。據京師總理衙門。探悉洋人輪船。但能出貨。儘可雇用。並聞上海官紳。有雇就洋船。該大臣。卽咨商。調取。或隨處雇覓。以利軍行。總使李鴻章之單。能速抵鎮江。方為妥善。上海僻處海隅。情形叢友。誠如所奏。合借洋兵。更無良策。節經薛煥奏。到英法兩國。協同戰守。並有未人華爾。於松江與賊接仗。甚為出力。當經明諭嘉獎。飭令薛煥。迎機妥為聯絡。京師總理衙門。亦與各國。住京使臣。熟商勸導。協力守禦。尚形踴躍。惟能暫而不能常。滬濱餉源較裕。一俟李鴻章到鎮。陳士杰到皖。後。卽須撥派勦

軍往守。以保萬全。並可潛化洋人輕藐之心。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俄國條約第四款。內載海
路通商上納稅課等事。俄國商船均照各國與中華通商
總例辦理。又續約第五款。內載俄國商人除在恰克圖貿易
外。其由恰克圖照舊到京。經過之庫倫張家口地方。如
有零星貨物。亦准行銷各等語。上年春間。該國以條約內
有照舊到京字樣。堅請京城通商。經臣等極力阻止。始行
改赴天津貿易。按其所以欲入內地貿易之故。實以華商
在口與彼交易。諸多勒索欺負。彼此不甘。是以自欲運貨
入內地貿易。惟俄國地處西北。其至中國貿易者。大半均

由陸路行走。其經過之恰克圖庫倫張家口通州等處。既經行銷貨物。則應納稅課。不能不議定妥善章程。而該公使暨稱陸運費用較重。斷難照各海口應例一律辦理。並據該使照會內稱。冰幫辦大臣格凌喀酌議稅則。請臣等亦派一大臣在京共議。臣等以稅務均非素諳。因令其赴津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片議。而該使又以崇厚係管理北洋三口。自庫倫等處至津各關卡。並非該大臣兼管。必欲與臣等將大概章程議定後。始派天津領事官與崇厚再將詳細章程覈議。該公使與臣等初議。意欲納稅從輕。蒙古地方則隨處可去。張家口則設立行棧。經過關隘則

處處免其稽查。臣等伏查俄國商人向在恰克圖等處邊界貿易。必須華商轉運茶葉至恰克圖。與俄商彼此換貨。是茶葉實為北口外華商一大生計。今既准其進口貿易。若不照洋稅從重徵收。則華商之生計頓減。即各口之稅課有虧。又查庫倫一帶為蒙古錯居之地。其為庫倫大臣所屬者。向止單臣汗圖什業圖汗兩愛曼等處。此外蒙古各遊牧處所地方遼闊。部落繁多。均非庫倫大臣所屬。若照內地章程。准令俄商隨地貿易。不特稽查難周。且設有搶擄案件。該大臣亦不能遠為辦理。又查張家口為五方雜處之地。距京不及四百里。若准俄商在彼設立行棧。勢

必致俄人日聚日多。歷久恐或釀成心腹之患。况陸路運貨隨時隨地均可往來。若不設法嚴防。不惟易於偷漏。且恐近畿要地。滋蔓堪虞。是以臣等與俄國初議章程時。原擬俄稅從重。蒙古地不准任意行走。張家口不准設立行棧。陸路通商。如處處皆有稽查。方能與之定議。無如臣等從上年春間起。與俄國公使巴留捷克等往返商議。不下數十次。始而該國欲於古北口。獨石口。任意行走。繼而張家口欲多留貨物行銷。並欲設立行棧及領事官。至於應納稅課。該國深知華商應交之正稅甚輕。必欲援照華商辦理。且自口至津各關隘。不願中國官吏認真盤查。臣等

與之反覆爭論。度至舌敝唇焦。而該使於一字一句之間。利己者益之。不利己者去之。是以案經屢易。數月之久而不能定妥。誠以該國之願望太奢。臣等實有不敢遇事遷就故也。迨本年正月間。該國公使復與臣等重加斟酌。見臣等力持定議。該國始允進出貨物。照華稅從重徵收。張家口不再設立行棧及領事官。其陸路行走亦任憑中國官吏盤查。均照臣等原議。惟蒙古地方貿易一節。該國則必欲隨意行走。且聲稱俄商私與蒙古貿易。已經有年。臣等與之再三辯論。該公使堅執如前。幾至決裂。臣等公同商酌。值此四方多故。自不便因此一節。致啟釁端。因查蒙

古各部落中國實有設官不設官之分。其設官之蒙古地
方如伊犁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庫倫等處。皆有將軍大臣
駐紮。如俄商前往貿易。自當設法稽查。因准其持照前
往貿易。此外未設官之蒙古地方。如俄商前往貿易。設有
事端。應與中國無涉。反覆駁斥。該公使始將此大意寫入
章程內。與臣等酌議。定出陸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內如
蒙古地方。祇准前往中國所屬設官之蒙古貿易。張家口
地方。祇准酌留貨物十分之二。不得設立行棧。俄商運俄
貨至張家口。或天津。進口正稅。祇准照各國稅則酌減三
分之一。由南省海口運貨至天津。今交一復進口半稅。在

天津通州買土貨。今交一正稅。在飛家口買土貨。今交一
半稅。往來運貨。今領取蓋印執照。均限六箇月內繳銷。是
皆於無可禁止之中。暗寓防閑之法。雖不能盡去弊端。然
已較之該國原議。稍有限制。臣等擬即照此先行試辦。並
於條款內聲明五年後再議。仍恐稅務未端。疏於防範。將
條款咨送戶部。詳為覆覈。旋據戶部覆稱。均屬妥密周詳。
臣等因於二月初四日。與巴使將漢字俄字章程各一分。
畫押蓋印。應即行知各處地方官遵照辦理。至於詳細章
程。應由崇厚就近與俄國天津領事官孟第妥議。續入章
程之後。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入奏。據崇厚呈稱官兵於正月二十三日到津。因與英國總兵斯得弗力商定中外各官員數。惟該國原擬派官七員。此次則添出十一員。據云教演之員愈多。則教藝愈為得力。崇厚不能不稍事牢籠。亦於三營汰去章京六員之外。復揀出有頂空丁五名作為帶隊官。以如其數。至兵丁以十二名為一隊。分作六隊習槍。三隊習礮。每日操演二次。數計原批官兵一百二十六員名。挑出帶隊官十一員。練習槍礮兵一百八名。尚餘兵七名。不能成隊。仍責令輪班跟同演習。惟各該營章京等初與外國人見

而一切未能熟悉。復於天津鎮遠委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幫同各該營章京認真經理。並遣委文委員二員。辦理操演一切事宜。至各官兵等應給鹽糧口分酌擬每正副參領暨空花翎一員。月給銀十八兩。其添派之守備即照參領等支給。每前鋒校護軍校一員。月給銀十二兩。其添派之把總即照前鋒校等支給。其副護軍校藍翎長並額外護軍校等官。即照兵丁一律。每月給銀六兩。文委員二員。每月給銀十八兩。外國官弁除統教不支薪水外。其總教官二員。每月給洋銀三十元。分教官十五員。每月給洋銀七元二角。通事三名。每名月給洋銀六十元。統共每月需

支銀九百四十二兩。洋銀三百四十八元。現已飭天津道
在鹽斤復價並天津義館釐捐項下動用。由該道歸入海
防經費案內開銷。以歸畫一等語。並造冊咨送前來。臣等
查所派中國各營弁兵共計十六名。委員二員。兵一百十
二名。雖與臣等原奏官兵共一百二十六員名之數。微有
不符。惟與外國人共事。不能不示以大方。似不必計較錙
銖。返為牽制。至每月給發銀兩。並外國官十七員。道事三
名。統計數目均與該大臣冊報數目相符。此項應支銀
兩。臣等前奏令在天津釐捐項下動用。今該大臣呈稱已
飭天津道在鹽斤復價及天津釐捐項下動用。歸入海防

經費案內開銷等語。事竣應由戶部查覈。先由臣等飭令該大臣將官兵銜名花名造具細冊分咨戶部兵部存案備查。至此次官兵係為學習技藝並兼固海防起見。應請飭下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認真操練。不得虛應故事。其該官兵等與外國人交接尤應密加防範。勿令滋生事端。

御批依議。

恭親王等又奏。正月二十一日據左營廣渠汛稟報。有英國人一名車九輛由天津來京進廣渠門。又據南營西河汛稟報。英國人兵百四德帶跟役于香亭。回錦雲李姓三名由天津載洋貨來京進廣渠門往歇西河沿義成店等

情。且等當派南營參將伊靈阿前往確查。旋據稟稱英人
吾百四德已回天津。所存貨物尚未賣出。將貨物數目開
單呈遞前來。正在覈辦間。又據西河汛稟報。二十四日有
英館當差內地人王魁。赴店起貨。當即派兵跟蹤前往。見
王魁將貨物送至館。旋卽拉出。復送至法館等情。臣等以
英國人車輛進城。並不徑送該館。迨由客店拉送該館。一
經查詢。又將貨物拉送法館。種種情節。均屬可疑。隨派臣
衙門行走之步軍統領衙門卽補主事成林。赴英法兩館
設法探問。旋據英國威妥瑪函稱。錄取王魁口供。據稱因
與于香亭素識。曾至義成店看貨。並無赴店起貨情事。或

者于姓指王魁名証稱亦未可定。人據法國德爾位玉樽
玻璃四十箱。零星用物一箱。不知何人漏稅。擅假法國名
聲擅騙。請派員赴館農辨等語。臣等查漏稅貨物。自應照
例入官。隨派成林會同崇文門委員帶領查稅差役。赴法
館將貨物全行起出。其由天津運貨進城之舉。役于香亭
等三名。成林面向德爾位再三研詰。據德爾位聲稱。現已
不知逃往何處。應俟緝獲到日。再行辦理等語。至起出之
玻璃四十箱。現交內務府以備應用。其零星用物一小箱。
所值無多。已咨行崇文門領取。照例變價充公。

御批依議。

戊辰。吉林將軍景翰副都統麟瑞奏。據彈春協領台斐音
阿呈據巡邊六品頂帶依爾杭阿報稱。茲有俄人四名。分
駕馬爬犁二張。馳抵庫爾蘇。登岸造行。當經派弁等向其
攔阻。詎有一人。做通漢語。蓋言進街貿易。查其所載。並無
貨物。攔勸不返等情。報經該協領隨派佐領溫冲阿迎阻。
告以彈春地瘠民貧。無物可換。相距別城。亦甚寬遠。况稱
貿易而來。自應按照和約。在交界地方約期開換。未便越
界游行。如是理辦。至再。始據俄人遞出漢字一紙。說回。恐
有復來之慮等情。呈由該協領據情飛送前來。等詳聞
其字。詞意難辨。上年界址畫清。自應永遠勿替。且查和約

第四條內載所定交界各處。准許兩國所屬之人隨便交易。自係專指交界之處而言。並無載有准入市集字樣。茲俄人並未攜帶貨物。假託貿易為辭。強欲進街。顯有影射之弊。除飭彈春協領台笑音阿遵照和約。據理開導。萬勿激滋事端。並將遞到漢字一紙。封送軍機處。暨呈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己巳。江蘇巡撫薛煥奏。臣因洋槍兵勇甚為得力。取名常勝軍。到飭蘇松太道吳煦督帶。記名道楊坊會同華爾管帶。並續挑精壯兵勇。歸併練習。以期日漸增多。均成勁旅。

自正月初五初七等日逆匪大受懲創。退踞天馬山後陳坊橋等處。并用副將署提標中營參將李恆嵩。復於初八初十等日乘勝攻破天馬山後賊營七座。陳坊橋等處賊營九座。敗匪退入青浦城中。松江情形稍鬆。惟浦東賊蹤徧地。距滬城祇一浦之隔。其大股盤踞高橋鎮。意欲斷我吳淞要隘。疊派官軍分起進剿。均未得手。巨飭英煦飛調華爾蒂常勝軍來滬。華爾先於十八日邀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假扮西洋打獵商人。親入賊巢。察看周圍形勢。歸與楊坊同至松江挑選奮勇五百六十名。駕坐輪船抵滬。二十三日黎明直泊高橋之天燈港口。環約英水師提督

何伯法水師提督卜羅德各帶槍破隊伍。並破船輪船十
一隻。齊抵該處。以破船排泊滿濠。華爾於長刻率隊登岸。
首先衝入高橋。英法二國隊伍。列陣於鎮之西路。逆匪在
環鎮各村。分築巨壘六座。西面一村為賊首巢穴。遂以常
勝軍徑撲該村。賊聞槍破拒敵。我軍以洋槍連環轟擊。副
領隊美國人白齊文撲進賊巢。奪刀連刺數賊。被賊刀傷
左臂。仍即裹創力戰。槍隊一擁直前。立斃五百餘賊。華爾
同時分攻鎮東第二村。殺賊三百餘名。轉至第三村。賊黨
且拒且逃。擊殺尤多。尚有居中一大村。環築土垣。破臺分
列四門。內匿賊匪萬餘。憑險堅抗。壘開槍破。即經英提督

何伯帶隊馳至。與常勝軍易地而陣。戰酣之際。英法二國隊伍各開槍砲。常勝軍轉至鎮西對賊之砲臺。隔濠力擊。鏖戰兩時之久。我軍間有傷亡。華爾冒煙直進。登時攻破賊營。與賊巷戰。殺賊一千五百餘名。該鎮民居稠密。餘賊分匿深屋。我軍間發砲火。逼賊出巢。急以洋槍環擊。斃賊尤多。凡係新擄短髮及男女難民。悉令聚立一處。派勇看管。一面轉至鎮北一村。該逆負隅抵拒。亦經常勝軍立時攻入。砍殺賊匪二百餘名。餘皆奔逃。另有鎮東一大壘。共屯三千餘賊。因見各村皆破。賊勢窮蹙奔逃。華爾督隊會合英法將士向東南窮追。壘有新賊。遁出三十餘里。沿村

搭捕已無一賊。中刻收隊回至高橋。查出被擄難民二千餘名。百刻約同英法提督整隊回滬。是役也。華爾與英法兩國提督所帶兵勇。不過一千五百餘人。而敵悍賊二三十萬之眾。攻破賊壘六座。破臺五十餘處。殺賊三千數百名。生擒五百餘名。並據所獲逃勇供稱。賊首吉慶元受傷墮馬而斃。現稱近浦各賊。皆已聞風逃避。仍俟士卒稍事休息。再行規取浦東各城。以安民生而保疆圉。

諭內閣。昨接奏。浦東逆匪逼近上海。會同英法兩國勦除高橋賊壘。大獲全勝一摺。逆匪自經官軍擊敗後。退踞天馬山。後及陳坊橋等處。正月初八。初十等日。參將李恆嵩來勝。攻破天馬山。

後及陳坊橋等處賊營。敗匪退入青浦城中。其浦東大股盤踞高橋。意欲斷我吳淞要隘。美國人華爾。約同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各帶中外槍砲隊伍。並砲船輪船。排泊浦濱。華爾率隊登岸。首先衝入高橋。徑撲賊首巢穴。以洋槍連環轟擊。副總領美國人白齊文。撲進賊巢。裏創立戰槍隊一。擁直前。斃賊五百餘名。華爾轉戰第二村第三村。殺賊尤多。英法二國隊伍。各開槍砲。攻擊居中大村。華爾冒煙直進。立將賊營攻破。巷戰殺賊一千五百餘名。其鎮北一村。亦同時攻入。斃匪二百餘名。鎮東太壘屯賊。窮蹙奔逃。華爾會同美法將士追殺三十餘里。立將該鎮賊壘全行掃蕩。英法兩國。前在上海幫

同助賊已獲勝仗。此次因清東賊氛竄偏。復與美國人華爾約同助剿。大挫賊鋒。足見友邦誼篤。始終不渝。嗣後如續有漏卮出力之處。仍著薛煥隨時迅速馳奏。以彰中外和好之意。

薛煥又奏。據吳煦稟稱。華爾所帶常勝軍。有副總領白齊。齊係美利堅屬部。紐要籍貫。來至中國貿易多年。前歲華爾帶勇攻克松江。進勦青浦。曾遣白齊文幫辦。極為出力。上年設局救練。本年攻勦迎旗濱天馬山等處。白齊文銜鋒陷陣。勇往直前。此次高橋之役。又經首先衝入第一賊壘。奪刀連刺數賊。被賊砍傷右臂。猶復裹創力戰。盡破賊營。實為教習中最高出色之人。查白齊文原係美國屬部。

鈕要地方人民向無領事在滬。應歸中國官長管轄。今在該道衙門具稟立案。願伍中國編氓。跡其平時舉動居心。亦甚端正。由記名道楊坊具保。請援華阿成案。願懇鼓勵等情。且查華阿與白齊文均係外國之人。輸誠內附。宣力戎行。能否始終不渝。且國未敢。要必。惟是教練兵勇。以備禦侮折衝之用。正須廣羅材技。方能日起有功。華阿勇敢有為。亦深賴白齊文同心協助。當此用人之際。似應獎勵。從優。合無仰懇。

天恩。一併准予收錄。

賞給四品武職。

論內閣。據薛煥奏。美國人華爾營內副總領白齊文。前經隨同攻
勒迎旗濱天馬山等處。銜鋒陷陣。此次官軍進攻高橋。白齊文
首先衝入賊壘。被賊砍傷右臂。稍復裏創力戰。疊破賊壘。實屬
異常出力。該副總領並在蘇松太道衙門稟明。願為中國編氓。
宣力戎行。足徵忱悃。白齊文著賞給四品頂帶花翎。與華爾一
併在松江教習兵勇。協同官軍勦賊。並由薛煥傳旨嘉獎。

薛煥又奏。據英照會稱。正月二十二日。有英國領事官麥
華院。遣船譯官阿查理來道。稱歲前該國商人費理查
由漢口雇船裝貨回滬。經由福山迤西三十里地方。被南
岸逆匪所泊。廣艇截留。現經英水師提督何伯督帶破船。

駛往該處奪回貨船。將賊船五隻全行焚毀。逆匪均已覓
獲。據獲逆首林朝光偽印三顆。送呈查驗存案。並請速派
兵船駐泊該處。何伯亦派破船前往。會同往來巡哨。以杜
該逆侵犯等語。臣查長江本有水師破船。防守要隘。祇以
地形延袤。該逆出沒靡常。致有占泊口岸。阻截商船之事。
茲英國武員焚毀賊船。並願派船協同巡哨。因為保護洋
商起見。亦足見其助順之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賊匪盤踞高橋鎮。經英國水師會同常勝
軍攻勦獲勝。美國人白齊文銜鋒陷陣。最為出力。既據稟稱願
為中土編氓。自應從優獎勵。除英法兩國及華爾出力之處。另

行明降諭旨外。茲將賞給該洋人四品頂帶花翎諭旨一道。發交薛煥。卽由該撫將此旨及前發去華爾獎勳諭旨一併在滬宣示。洋人助勦固屬得手。亦難久資其力。值此聲威救振。賊膽漸寒。卽着薛煥督飭官軍。實力攻勦。其福山等處江面。並着嚴飭耑獲乾等。會同英國水師進哨。無稍疏忽。至以復薛煥具奏外國助勦情形。務須據實直陳。不可有一字虛假。洋槍隊如能得力。卽着多挑丁壯。交華爾等教演。庶兵既精而力不薄。可當大敵。

奏百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臣等前准俄國照會內稱。中國出口靛茶等貨。應定曠則。查各國稅則。每茶葉百

斤抽稅二兩五錢。卽指白毫紅茶青茶黃茶而言。各國商
民置買出口。惟俄商兼用甄茶。其價購自上海。每百斤值
銀二兩五錢。若按稅則每百斤亦納二兩五錢。是每價百
兩亦抽稅百兩。應請飭行三口通商大臣與領事官將甄
茶一項。及與各國不符之貨。一併議定正稅等因。前來。當
經臣等咨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妥議辦理。並於前次具
奏俄國陸路通商章程摺內聲明詳細章程。應由崇厚就
近與俄國領事官孟第妥議。續入章程之後等因在案。茲
據崇厚咨稱。與俄國領事官孟第議定。增增稅則。繕具漢
文俄文各四分。公同蓋印直押。除俄國備存各二分。崇厚

備存各一分外。將繕具漢文俄文各一分咨送前來。臣等當卽刊刷條款並續增稅則。照會俄國住京公使已留捷克。轉飭各口領事官一體遵照。該公使均已允從。惟因前定俄國陸路通商章程。係由臣等與該國公使共同畫押蓋印。此次續定稅則。係由崇厚與領事官孟第畫押蓋印。仍請由臣等與該公使加蓋印信。共同畫押。以歸畫一而昭信守。

御批依議。

乙亥。閩浙總督慶端奏。據英國住紮福州領事官呈。祭理照會。以福州口每年洋船進出時。屢有衝礁破壞。請在福

州口洋面白墩上建一光明大石塔表。自白墩至羅星塔。共設大小浮橋二十處。石塔表三五處。插立木桿。上置籠。箕為標。共需工料銀一萬七千兩。白墩上光明塔表。最為緊要。請卽先行興辦等情。當經奉批飭福建省會總局司道。嚴明委勘詳辦。旋經該司道飭據署閩縣知縣李鍾霖。委員候補知縣高清泉等。會同英國領事馳赴福州口內外港面。逐段履勘。將應設塔表浮橋木桿處所。逐一繪圖。呈送。並據該委員等與英領事呈察。理商定白墩石塔圖式。名匠搏節估計。實需工料銀二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經呈察理擇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興工。丁伏。

查天津和約第三十二條內開通商各口分設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事。由領事官與地方官會同酌視建造。又上海善後條約第十條內載分設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英官指為干預。其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等語。茲福州一口進出洋船屢有衝礁破壞。以致商人失利。據英國領事官星察理請在白墩等處設立塔表浮橋。最與天津上海條約相符。應如所請辦理。至英領事原估應辦各項工程共需銀一萬七千兩。現在委員等會同履勘。將白墩應建大石塔先行起造。實需工料銀二千五百四十三兩四錢。並應查照和約條款。在於閩海關船鈔項下撥給領辦。

其餘各處應建甌石塔旗桿浮橋等項。另由省局司道督飭印委各員確估再行裁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子工部尚書王慶雲奏。洋煙流毒百有餘年。犯者滋多。禁之匪易。與其虛設例禁。而財貨外流。不若酌取稅釐。而度支有益。則洋煙收稅。亦時勢所趨。未易驟絕也。在平民或身習一藝。或家有餘貨。吸煙者減衣食以恣嗜好。變壯健而為疲羸。害祇一身。罰不及眾。若夫文武官弁。士子兵丁。則元氣攸關。不容受病也。蓋官弁各有職司。日不暇給。當見吸煙之華。俾盡作疴。案牘塵封。精神綿弱。往往公事。

廢他權。落丁胥。此其弊至於吏治因循。則官弁吸煙宜禁也。士子圭璧其身。經綸其志。當思力圖上進。成大器以宣力。

朝廷儲德望以表率鄉里。嘗見吸煙之輩。學業荒蕪。尤陰虛。擲往往中違變節。豪吏者即於陰柔。邁越者流於卑鄙。如墮深淵。末由自拔。此其弊至於人才寥落。則士子吸煙宜禁也。至若武弁兵丁。尤重精力。嘗見吸煙之輩。日耽安逸。弓馬荒疏。平日從公。已難得力。及至調發軍前。口糧所支。頂急鴉片而緩薪米。煙癮既發。不能養精銳而赴戎機。此其弊至於武備廢弛。則兵丁吸煙宜禁也。且憶咸豐九年。

四川總督任內洋藥奉文收稅。准部議章程。官員兵丁與販收員吸食者。仍照定例辦理。是煙禁原未盡弛。現在官員吸煙者不少。兵丁尤多。而兩年以來絕無以吸煙發覺者。則例禁設而積習莫挽也。臣以為

朝廷不禁則已。禁則在於必行。非與以覈實查辦。而第設照例辦理之文。斷不能使未犯者不染。已犯者更新。惟有寬其科條。使之戒革。嚴其限期。予以自新。庶幾辦理可收實效。蓋污染已深。屬禁不能猝止。不若轉移以漸。積習日見消除。相應請

旨。嚴禁官員士子兵丁均不許吸煙。其有已犯者。限一年戒革。一

年限滿。或因體氣素弱。疾病相連。不能革除。便當飲跡去官。與平民均在不禁之列。並由該管上司嚴加查覈。如有留戀煙癮。混跡仕版者。不論現任候補。劇職閒曹。有無廢弛政務。概照計典有疾例休致。不復問其餘罪。士子責成學政教官查覈。犯者以不守卧碑論。鄉會場內在號吸煙者。以犯規論。不得取中。兵丁吸煙不自告退者。卽不誤公。亦予斥革。夫洋藥業已收稅而復禁止。法令似為兩歧。不知酒已收稅而官員或耽狗彘。每列彈章。優伶例所不禁。而官員士子扶優均干例議。蓋為

國家優異之人。非平民可比也。而其人復按籍可稽。易於考

義一懸嚴立制防。不至肆無忌憚。卽犯者不能悉除。而小
子後生可以知畏。查嚴閒有倖免。而懲一警百。常秋自新。
持以久。化以漸。平民亦必恥染舊污。自為約束。無求治太
急之虞。而得默化潛驅之實。則

聖治日新。頌風漸革矣。

丁丑。江蘇巡撫薛煥奏。正月二十九日。華爾逆同英國提
督何伯酌帶隊伍。由閩行渡江。直探賊營。周視蕭塘鎮。見
該處賊壘堅固。寬濠兩道。外濠墊排鹿角。內濠密布竹籤。
大路各築敵臺。小路砌牆塞斷。該逆猶為誘敵。觀望未敢
出巢。華爾故作疑兵。從容收隊而返。三十日退帶常勝軍

七百五十名。復約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各帶兵五百。車礮七架。輪船十一隻。齊抵閩行鎮。二月初一日黎明。渡過浦南。率隊登岸。近徧賊卡。外國兵列於該鎮西北。常勝軍列於西南。對準賊營。火器齊發。賊眾憑壘抵拒。槍礮子落如雨。華爾屢撲賊濠。疊受槍傷七處。該逆堅伏不出。相持兩時之久。幸英法車礮猛烈。西北賊勢漸靡。華爾遂與副領隊白齊各分路帶隊。涉濠而過。登時攻破西南破臺。外國兵亦來勢撲入會合。與賊巷戰。斬馘千有餘名。另有賊黨深匿民房。白齊文首先搶入。為槍彈擊中右脾。斜穿小腹。透左胯而出。當即救回。華爾仍率隊焚燒賊寨。踏

毀破臺五座。殺賊不計其數。並陣斬助賊英匪十餘名。餘賊再三回撲。常勝軍以洋槍直前奮擊。並先於東南路大屋中埋伏槍勇兩隊。齊起截殺。賊始大敗而逃。我軍追逐數里。收隊回至蕭塘。查點常勝軍陣亡九名。受傷二十四名。英兵受傷二名。法兵受傷二名。該鎮內外共斃賊二千餘名。生擒七百餘名。救出難民一千餘名。當華爾銜進賊十之際。有南橋逆眾來擾。李恆嵩等帶隊合力兜剿。擒斬甚多。餘皆奔潰。華爾正與英法將士會商進攻南橋。日適接據松江寶山各營稟報。該逆分股四出。撲犯泗涇七寶月浦野雞墩等處。各防出隊迎擊。連日均有新獲。又據金

山嶽巢嘉善平湖之賊。水陸並進。意圖窺犯涿涇。因令華爾率常勝軍暫回松江。並飭各軍均回原防。徐圖進取。臣查蕭塘鎮貼近清灤。接逆山悍之黨。聚集於此。意在竄渡間行。以逞其東窺上海。西犯松江之志。此次痛加勦洗。立除肘腋之憂。賊膽既寒。軍心亦振。實與高橋之捷均於大局有裨。惟偽忠王李秀城處心積慮。覬覦滬城。辰下分途竄撲。牽制多方。欲使我軍分顧各防。不能厚集兵力。勢必續來大股。猝然豕突狼奔。所賴常勝軍以少勝多。頗為該逆所畏。是以飭令養精蓄銳。備豫不虞。庶可先聲奪人。以挽危機。而當大敵。至華爾衝鋒陷陣。奮不顧身。雖受多傷。

仍不稍懈。竟能掃平賊壘。實為出力異常。儻蒙

綸矜寵褒。

賞晉頭銜。益當感激奮興。力圖報稱。白齊文受傷甚重。現飭趕緊

醫調。

諭內閣。詳煥奏。官軍會同英法兩國。勦除蕭塘賊壘。大獲勝仗。一

摺。四品翎頂華爾。自攻破高橋鎮賊匪之後。即進據蕭塘賊營。

二月初一日。華爾率常勝軍。並約會英法兩國提督。各帶兵弁

船。駛渡過浦南。對準賊營。火器齊發。賊眾悉數抵拒。槍破如雨。

華爾身受槍傷多處。與副領隊白齊文。分路帶隊涉濠而過。攻

破西南賊壘。英法二國弁兵。亦乘勢撲入。斬賊千有餘名。另有

賊黨深匿民房。白齊文首先擒入。槍子擊穿右脾。受傷甚重。華爾仍率隊焚燒賊寨。踏毀破臺五座。殺賊不計其數。另敗南橋逆眾來援。亦經官軍分路兜剿。擒斬甚多。共斃賊二千餘名。生擒七百餘名。救出難民一千餘名。辦理甚為出力。著薛煥督飭各軍乘勝進攻。力圖殲蕩。四品頂翎華爾。白齊文銜鋒陷陣。奮不顧身。雖受多傷。仍不少卻。實屬異常出力。華爾。白齊文均著賞加三品頂帶。並著薛煥傳旨嘉獎。

諭軍機大臣等。中國借外國兵力。原屬一時權宜之計。必須能自振作。方可使之同心協力。助我兵威。若專恃外國之助。而我兵觀望不前。尚復成何事體。風聞參將李恆嵩近頗畏憚。並有冒

功情事。薛煥何以未經參奏。如實有此等事。亦足為外國人所恥笑。此時藉外國兵力為援。必須賞罰嚴明。方足以示大公而昭激勸。嗣後不能不借資英法之力。亦須派隊協助。不可坐觀成敗。致外國噴有煩言。因而缺望。辦理更形棘手。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奏。臣奉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逆匪於甯波海口擄掠約艇等因。欽此。又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昨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購買外國船政等因。欽此。仰見

聖懷宏遠。思慮豫防。敢不欽遵辦理。惟查楚軍水勇。多係兩湖土

著。距江近而距海遠。所用師船。不過長龍三板快燭之類。但能泛江不能出洋。上年七月。臣履泰摺內所稱侯輪船。駛至安慶漢口時。即令學習駕駛司放礮位。亦言用之於江面。而非言用之於海中也。江與海雖同一水面。而風濤迥別。氣候各殊。自崇明出口。繞至上海。非熟悉洋面之人。即有寸步難行之勢。臣去年覆奏之後。尚未將學習駕輪船之說。宣示各營。蓋其國於風土之習。既遠地而弗良。而其疑畏洋人之心。尚扞格而難入。今強之試登輪船。或可勸誘為之。若強之速出洋面。則難矣。髮逆所擄之人。多係江楚小民。以臣愚料之。必無遠能取橫海上之事。臣忝任江

替。本有海疆之責。於兵勦賊。亦係分內之事。無如所部勇丁。並非生長海隅。勢不能達於重洋。用武不敢不據實陳

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購買洋船。須配兵勇。諭令曾國藩先行籌備。茲據曾國藩奏楚軍水勇僅能用之江面。未能強令出洋等語。現籌購買外國船。本擬用於江面勦賊。並非施之海洋。惟楚軍由江北赴滬。陸路多梗。故有由海道前往之諭。至外國船隻向稱堅固。而英法住京公使。則稱凡上海等處洋商所售船隻。均不可恃。必須於伊等本國及香港購覓。方可利用。此時伊等已函致各該國帶兵員弁。幫同物色。並風聞曾國藩派

員到上海買得一隻名博雲者。卽係萬不堪用之船。薛煥前解
糧餉赴浙。未能送到。買係此船誤事等語。購船一事。諒可卽有
頭緒。所有應配兵勇。仍著曾國藩先事豫籌。其如何赴滬。臨時
再行酌辦。上海被匪窺伺。勢不能不借洋人之力。協同守禦。曾
國藩亦曾奏及。至規復蘇浙失陷地方。自應別籌良策。前據薛
煥奏稱。江浙紳士。般北鑄等。呈請借助西兵。規復蘇常各屬城
池。當以該紳士等情。原系梓。或非無見。諭令薛煥酌度情形。辦
理。茲據恭親王等奏稱。江蘇紳士潘曾瑤。帶同浙人韓橙。復由
滬航海來京。訴稱鄉閭被陷。懇請借用英法各國官兵。遵舊規
復。已諭令總理衙門。向各國駐京公使籌商。惟上海為洋人

通商之地。借助尚屬有餘。若攻勦內地賊匪。擬欲用外國兵力。按度洋人情形。雖不致違有他慮。而軍行餉隨。一切供用之煩。亦恐萬難措拄。以該紳士等情詞懇切。固難重拂輿情。亦須顧全國體。此事是否可行。即著曾國藩悉心籌酌。迅速馳奏。

湖南巡撫毛鴻賓奏。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准戶部議覆廣東巡撫耆齡奏。抽茶葉落地稅一摺。飭臣等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臣查湖南自咸豐六年。辦理茶捐。洋莊紅茶。除山戶釐金外。經茶商採做成箱者。每箱收銀六錢。咸豐十一年。添設東征釐局。加收三錢。積年辦理無異。若復添設落地稅名目。於商民俱有不便。且大箱徵銀一兩四錢。二五

箱做銀七錢。為數參差。皆被浮於半稅。而每處派員會同地方官經理。勢不能無煩擾。是所稱落地茶稅名目。斷難施之湖南也。至於子口稅。應歸湖南徵收。湖南辦理茶捐之始。並未奉到徵收子口半稅明文。是以奏准每字號完稅至二百七十兩以上。給予從九職銜。以期商民之踴躍。此即仿照落地稅之法。變通辦理。咸豐十一年。英商保順德利等行。赴蘇家市採辦紅茶。持有蘇松道照會。內稱正雜各稅。概歸上海徵收。其時內地商人。多有假冒洋商。希圖免稅者。當經該局紳員。以奏准辦理茶捐之案。非蘇松道所能遙制。仍令按照稅則完納。洋商允從。無異。嗣奉總

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照通商章程。臣因查咸豐十年頒刻三國通商條款。引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議定于口半稅出洋土貨。由所經第一口完納。湖南紅茶赴漢鎮總匯。蕪家市正符條款所載徵收子稅之地。洋稅則例。每紅茶百斤。徵銀二兩五錢。子口半稅。徵銀一兩二錢五分。紅茶大箱向定七十七斤。子口半稅。應徵銀九錢六分二釐五毫。湖南釐稅及東征釐稅兩項。合徵銀九錢。比較條款所載徵收子稅之數。每箱尚短收銀六分二釐五毫。若仍准湖南辦理茶捐。則當於岳州一卡添收子口半稅。第按之通商條款。恐有隔礙。若即以茶捐改充子稅。則當仍照半

稅之例。每箱徵收子稅銀九錢六分二釐五毫。停止茶稅捐條。其湘潭等處茶莊運赴粵海關出洋者。均照此辦理。蕞冢市等處無異洋人通商明文。仍須由內地商人裝箱販運。凡屬採買紅茶。運赴通商各口。裝載出洋者。在採做裝箱地方徵收子口半稅。後經過口岸。概不完納釐稅。以符通商條款。其運販內地不出洋者。仍照舊章將應徵各口釐稅照例完納。洋商亦不得私相包庇。以杜弊端。總之條款所載子稅歸起運地方徵收。實為簡便要法。應請旨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英國住京大臣。轉飭各口領事。湖南出洋茶葉。應徵子口半稅。歸併裝箱起運地方。按照條款徵收。

其間廣江西湖北等處。能否一律辦理。臣不敢知。惟湖南出洋茶葉經過地方。應免完納釐稅。宜由各卡委員驗明茶票。依照條款辦理。以免重徵。庶使洋商及內地商人自行運販。兩有區別。免致多費唇舌。而於收釐籌餉章程。亦不致有闕。欵。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妥議具奏。

善辨夷務始末卷之四